

文从
郁金香



纽约闲话

易水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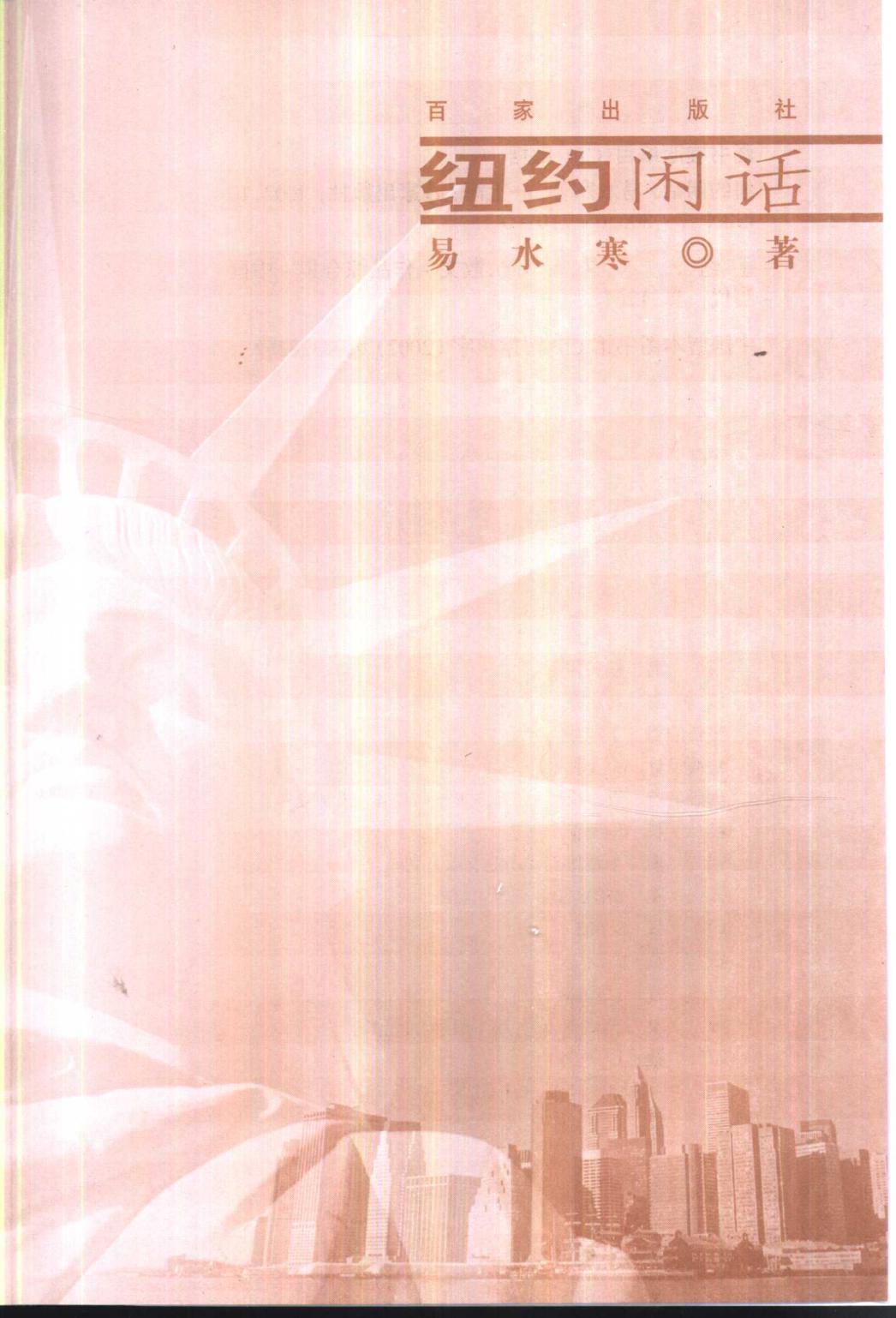
百 家 出 版 社



百 家 出 版 社

纽约闲话

易 水 寒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闲话 / 易水寒著 . —上海 : 百家出版社, 2002.10
ISBN 7 - 80656 - 710 - 0

I . 纽... II . 易... III . 散文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073282号

书 名 纽约闲话

编 著 者 易水寒

责 任 编 辑 丁翔华

封 面 设 计 梁业礼

出 版 发 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市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175 000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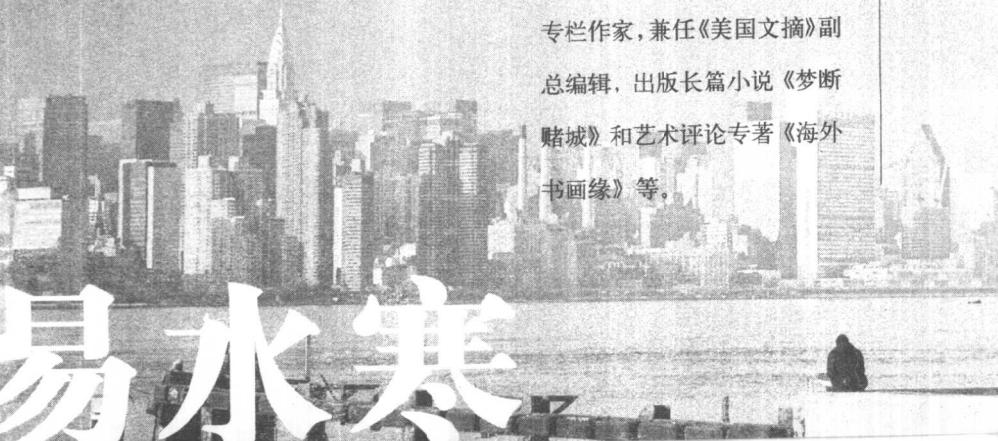
ISBN 7 - 80656 - 710 - 0 / I · 43

定 价 15.00 元



易水寒，本名易楚奇，湖南湘乡人，1987年定居美国。

出国前，为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人员，曾任编剧、编辑，曾发表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及文学评论等近百万字，出版《三湘纪胜》及诗词研究专著《试论王船山杂剧龙舟会》等多种。出国后，为自由撰稿人，任《明报》、《侨报》专栏作家，兼任《美国文摘》副总编辑，出版长篇小说《梦断赌城》和艺术评论专著《海外书画缘》等。



自序

本书收集了我近几年在海外报刊上发表的部分杂文、随笔、小品、散文和游记。把这些闲情逸趣杂凑在一起，以《纽约闲话》名之。

闲者，是时间的奢侈与挥霍。身居异国，怎么能挥霍最宝贵的时间，怎么能闲得起来呢？尤其在纽约这样一个一切以金钱，一切以功利，欲浪滚滚居大不易的城市。大家都要忙着赚钱过日子呵。

到纽约曼哈顿去看看，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活力和勃勃生机。这里的生活节奏正如一句广告词说的“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也就是说，它是一部24小时都在运转的机器。纽约只有快与慢，张与弛，没有停顿，更没有夜晚。看看5大道42街上潮水似的车流、人流，看看他们兴奋急切的神情，匆匆忙忙的步履，你就感觉到纽约生活的脉搏。纽约客在制造这种节奏，又紧紧地追着这节奏，炒股票，卖保险；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推销产品，买乐透——上班下班，甚至上酒吧，看脱衣舞，上教堂——踩着时间的分分秒秒。

做发财梦的纽约客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是忙而是拼、是搏。一边开着车，一边听音乐，扭动着身躯，一边打电话：

甚至还一边啃着比萨。在纽约做两份工、三份工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不单是兴奋，而是狂热；是狂热刺激起来的，不放过一切机会，把生命的力发挥到极致的那种疯狂。

纽约从来就是多姿多彩的。这里浓缩了全世界的形象。各种皮肤语言信仰宗教和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地盘与天空。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美与丑，善与恶，在这里共生共存。富可敌国与穷无立锥在这里共歌共舞。忙碌，拼搏，悠游，闲散，形形色色，奇奇怪怪，顽强地表演着自我自信，充分地演绎着他们的人生。

这景象到了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就稍稍地起了点变化：在快和忙的底色上，加了点乱和脏，再加一点亲情意味的喧嚣热闹。在钱的统领下，儒道释一起走进了市场。食文化和带几分世俗趣味的小市民现代都市生活，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到周末，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也会从麻将桌旁伸起腰来。呼朋引类，兴高采烈，忙着去赶大西洋城赌城的第一班车。他们要去那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去摇老虎机。听钱币从机器里掉出来的丁零当啷，那声音比天下最动人的音乐还要美妙。有时也会小小地玩几把21点，输了就悻悻地去吹吹海风，去吃一顿免费午餐。对于这些只吃鱼饵不上钩的老主顾来说，他们是只赢不输的。要说输，输掉的不过是悠悠岁月。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富裕的不就是时间吗？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晒太阳，连输的刺激都没有呢。

古人说，“人去乡则贱，物去乡则贵”。贱，只是一种感觉。对于没有感觉的人，何贱之有？我何尝不也是一个感



觉已经麻木的人呢？

中年去美国，在一个以现代科技和英语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国家，既不能汇入社会主流，又不屑去参与这快餐速递式的狂热，且又不甘于贱，就只好闲散地做一个看客，写写闲文了。

西汉颜泗三朝不遇，慨然而叹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丑；陛下好少，臣已老。”

颜泗好武，是值得叹一叹的。至于我，就不好说了。说无文无武也行；说允文允武吧，也说得过去。谁有过我这么多的文武全才？当过银行小职员，做过林场工人。在中学教过书，在钢厂轧过钢。种过田，烧过炭，当过会计，作过歌舞团的演员。作过编剧，当过记者，作过研究员，当过总编辑。在草原上牧过马，放过羊。在曼哈顿最繁忙的大道上，同那些黑人小伙子一样，骑着脚踏车飞驰，去送外卖。晚上，给报纸赶写专栏——林林总总，三朝不遇之痛，漂泊异乡之苦，谁像我，苦乐辛酸，尝尽了人间滋味。

到头来，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闲、最不能闲的地方做了个闲人。

有钱是一种财富，其实，有闲也是一种财富。有闲的確是许多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者仰慕的东西。不过，我还没有修炼到那种有点小钱可以闲得更飘逸的地步。否则，就可以洒脱地让身边的富人羡慕我的有闲了。那才是一种人性的大自在，精神的大张扬，生命的高境界。

我有一首自嘲诗曰：

俗子易水寒，处世本随缘。

嗜辣自裁树，贪杯不计钱。



塞北曾牧马，域外扯闲篇。
岂作颜泗叹，白首遇红颜。
愿此长携手，泛舟五湖烟。

其实，人到了西方，精神却回归故里，才是我之所以“闲”的根本。我注意到，像我这样的醒悟者正一天天多起来。

艾里希·弗洛姆说，在精神上，20世纪比19世纪病得更严重。21世纪刚刚来临，人就疯了。

这个世界一天天走向富裕，也一天天贫穷；一天天走向文明，也一天天变得野蛮、恐怖；物质一天天富足，精神却一天天空虚。且不要说“9·11”，也不要去说中东令人谈虎色变的自杀式攻击。恐怖主义是人类病态，但那背后，恐怖的受害者也正在直接或间接地制造着恐怖。

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思想，敬天地鬼神，讲因果报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儒道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精神和博大胸怀，以及这些朴素的道理，同样适合人与人，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

就拿英国的疯牛病来说吧。牛同人相依为命十几个世纪过去了，未闻其疯。今天却一群群地病了疯了。怎么回事？原来，是人的贪得无厌，是人的良知泯灭。人疯了狂了，牛才会疯。疯了的首先是人，牛才惹上了祸。灾难落到了牛的身上，也落到了人的头上，两败俱伤。

又何止人与牛。人与天，人与地，也因为人的疯狂，而惹上了各种各样的病态。水灾、旱灾、蝗灾，还有沙灾，它们的背后，都是人灾。

我常常听到“同西方接轨”这样的话语就感到不安。这

自序

种不假思索的时髦，有一天是会害人的。因为在许多方面，西方倒是应该向我们老老实实地学点东西。

我是一位杂家：写小说，写散文，寓居海外，游山玩水之余，也写点近乎胡扯的随笔小品游记。无非是写着好玩罢了。样样都喜欢试一试，但并非玩世，态度是认真的。这正同我爱打打网球一样，我认为，游戏的态度愈认真，那游戏就愈有趣。而荒诞愈正式，愈认真，就愈接近疯狂。

这是应该分清的。

最后，我差一点还漏掉了特别值得在这里一提的事：我曾经在举世闻名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47楼一家公司做过穿西装打领带的白领。当“9·11”事件发生的那个早晨，那两声巨响发生的时候，我正悠悠地坐在西北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航班上喝着啤酒，逃过了这一场历史性的大劫难。我们在阿拉斯加上空听到空姐简单地报告这消息的时候，好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感到的只是麻木和惶惑。我们被安排在附近一家颇为豪华的滑雪酒店度过了舒服得不能再舒服，也焦躁得不能再焦躁的两个整天。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人们都这样说。我想也许。“三朝不遇今朝遇，功名无缘情有缘”。

让我们相濡以沫，相伴于山河湖海，去看这如戏人生。

于纽约半窗居

二〇〇二·八

目 录

自序	1
海明威的尴尬——访 KEYWEST	1
蝗虫谷随想	6
两个玛当娜	11
也谈《麦迪逊的桥》	14
希望之桥	16
在纽约看京戏	18
唤醒龙眠 900 年——新发现李公麟《海会图》漫笔	21
中秋听雨	39
太极山庄记趣	45
NBA 的柔情	53
漫话媚俗	56
白夜	59
除夕	63
完美,意味着终结——亡友姚庆章百日祭	66
佛缘	70
院子里的杜鹃	74
看高尔夫	77
“小痞子”奇奇	81



爬满了虱子的袍子——门外谈诗	86
荒诞的背后	90
林海发家记	93
留些苦味梦天涯——董葵忆故人	99
秋波一转便悟禅	105
幽默	109
若解多情寻小小	113
漠漠天山女儿娇——雪笠书画散记	116
柔媚漓江,写出山牛壮——全汉东山牛系列随想	120
说狂	124
把枪管卷起来	129
悲戚,成色十足的“真”	131
买报	133
故乡的井	135
也说“感情的折旧”	140
回望童年——张晋玮摄影作品序	144
《海外书画缘》序	149
沈从文先生的人性观	154
一山二湖三人行	157
再游黄山	173
浊酒一杯家万里	189
且从画里听秦腔——范炳南其人其画	194
羊肉泡馍	199
太湖名士董欣宾	203
游拉卜楞寺和甘南草原	209
桑科草原	214



003

纽约闲话

第二武夷记趣	218
湘西漫笔	222
三峡截流三日记	230
进乎道而近乎禅——王己千“书画合流”漫说	239
色相如来——说说纽约奇人林缉光	246
白鸥草堂随记——王闻善的水墨世界	255
春风十里丽人行——漫说李燕睇画牡丹	262



海明威的尴尬



——访 KEYWEST

到了迈阿密，当然不能错过了去拜访拜访海明威——看看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美国人在地铁车厢里读小说、看报纸杂志消磨时光，大概是从不记作者姓名的。在街头一连请教了好几个人，得到的答复不是遗憾地耸耸肩膀，就是望着你茫然地摊开双手：“海明威？不知道。”

这位离开人世已近半个世纪的大作家，身后有些寂寞并不是一件严重的事。美国人的喜欢阅读，是为了寻刺激找乐子消磨时光，看报读小说做填字游戏，或者看棒球比赛体育新闻。他们记得 NBA 巨星迈克尔·乔丹，知道网球名将阿加西、桑普拉斯，迷恋性感歌星玛当娜。当然，也不会忘记现任总统克林顿先生——要不是他与那位“香”遍了半个地球的莱温斯基在白宫的绯闻故事炒熟了美国人的视听，恐怕也没有这份荣幸。

最后，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郎告诉说：顺着 1 号公路往南，一直走到尽头，那里就叫 KEYWEST。

拿出地图一看，果然。那条著名的 1 号公路，就像专为



寻访海明威的游客准备的一样，由北向南，划出一条细长的弧线，从迈阿密市一直伸进大海的深处。如果从海边算起，这条路有三分之一是桥。它把十几个孤悬海上的小岛连接起来，就像一条彩线串起一串晶莹翠绿的珍珠；又像钓者甩出去的一根长长的钓丝，最南端那个弯弯的小岛恰似那钓丝上的钩——海明威就住在那钓钩上。

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南端。

海明威这位写海的大师，连住的地方都充满了鱼腥气。

在市里随便吃了点东西，快1点了。广播里说，纽约正飘着雪花，此刻，我们面前却是一片和煦的阳光。我敢说，这是我在美国走过的最好最美的高速公路。路两边是一色两人高的灌木，翠得发亮，绿得发蓝，密密的，仿佛一条绿色的长廊。绿色长廊的外边便是海——有的地方是明亮开阔的沙滩，有的地方是幽深的海湾。摇下车窗就能听见阵阵如鼓的涛声，看得见飞溅的浪花。

· 小岛桥头，海湾深处，开阔的沙滩边，便是一幅别样的景致：

海滩上，孩子们在浅水处戏耍，在沙滩上追逐，一串串银铃似的叫声笑声，似乎要划破浑厚的浪涛，向青天尖利地刺过去。老人也赤了脚，在一波一波海浪漫过脚背的沙滩上缓缓地走。不时停下来向远处眺望，或弯下腰捡拾一两块贝壳，就像捡拾着他们儿时的记忆。海湾深处，三四位钓者坐在树阴里，嘴里叼着烟，静静地钓着他们的岁月悠悠。而海鸟，则时而贴着波浪，时而从他们的头顶飞掠而过——

一切都那么和谐：浩瀚与渺小，永恒与刹那；水天一色的蓝与眼前的红绿黄紫，映衬得那么生动，对比得那么

鲜明。

把车停在海滩边，对着面前的空阔和水天茫茫，几位雅客便一张又一张地拍照，把自己同海天拼贴起来。有的则一声又一声地啊啊大叫，似乎在一吐胸中的快意。他们似乎已经感悟到了“海明威”的激情。我脑子却像海水洗过似的一片空明，曾经读过的长篇短篇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面前的一切，赤脚的老人，追逐的小孩，吸烟的钓者还有我身边的游者，与面前的大海、天空，与飞翔的海鸟以及这不息的涛声，在这一特定的刹那间，组成一幅虚静空朦的图画，织成一个深藏着禅意的梦境。

坐进驾驶室，汽车在那钓丝上飞驰，这些玄想也随风飘散。“海明威”越来越近，到达钓钩的尖端 KEYWEST 时，已经是下午 4 点半了。

小岛街头行人如织，熙熙攘攘。一辆长长的船形游览车，坐满了红红绿绿，光着大半个身子的男人和女人。一路说笑着，指点着，端着照相机过来了。空气中弥漫着南方小城那种迷人的平和与安闲，漾荡着几分懒散的情味。生活就像一首飘溢着腥味的渔歌，让柔柔的海风吹着，在阳光下绿阴中散开来，在海滨雪似的沙滩上，懒洋洋地从人们的身上飘过去。

一位正在洗车的男子一边用龙头冲着水，一边狡猾地告诉我说：“海明威，就在你的身后，不过，他不在家。”

老旧的砖墙上有一块两尺左右的牌子，很不显眼，怪不得我们从它身边经过而没有认出来。停了车子，从大门走了进去。一位穿得很露的中年妇女迎了上来，她说，对不起，明天来吧，还有 5 分钟就要关门了。



站在大门口，我们都傻子似的愣住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时不知要如何才好。4个小时200多里长途跋涉，却吃了个闭门羹。那位邻居说得不错，“海明威不在家”。

我想说，他们从中国来，都是海明威的——我想说，我们今晚得赶回去，明天一早的飞机，我想说——

那就站在门外看一眼吧。

这是一栋两层楼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四周围了两米多高的围墙。院子里种了许多叫不出名的花花草草，几棵高大的热带树把浓阴洒满了院子，枝叶高高地伸出屋檐外。二楼走廊上摆着几盆鲜花，叫不出名字，火似的开得正艳。

二楼正中好像是一间会客室，大约也是主要的展厅，看上去很宽敞。可惜正对着我们的门已经关了，看不到里面的布置。这时候，游人正陆续从那里下来。

后院又是什么样子呢？

正这样痴痴地看着，我突然记起了《老人与海》里的那位老渔夫。他在海上与那条大鱼搏斗了两天两夜，最后，拖上来一副光光的骨头架子。我已经忘了海明威在写到这里时，是怎样描绘老渔人满是风霜的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失望和懊丧的。我想，老人那副尴尬相，此刻，大概正印在同游的几位雅士的脸上。

海明威的幽默里带着海水的腥涩，带着隐隐约约的迷茫。他是去过中国的，不过，他不懂东方文化，也没有“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飘逸和豁达。在《印第安人的营地》中，那位医生带着他的儿子，也同样尝到过老渔人一样的尴尬。他们在那个迷蒙的夜晚，为一位难产的印第安妇女剖腹。当孩子出世的时候，却发现那位父亲竟忍受不了妻子的痛



苦而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在海明威的幽默里，生活一点也不完满，带着热嘲，掺着冷讽，叫人发窘。

就连他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曲尴尬的悲歌。留给后人太多的唏嘘。

那位和善的看门人也许看出了我们的窘态，她给了我们一个方便，让我们进到了院子里，在里面拍了好几张照片。

“恕我不起来了。”据说这是海明威自题在墓前的一句话，可惜我们没有见到。这位作家死后也不忘同他的读者幽默——这幽默里藏着他永远的尴尬。

我不知道他们几位想些什么。有时候，“不甚真切”比一切都看个明明白白更好。“不过如此”的结局反会令人索然。意犹未尽的朦胧正是美的极致。

然而，我的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又有一种莫名的快意和恍惚的领悟——我说不清楚，站在这夕阳庭院里。



作者同妻子在海明威故居庭院前。

